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經濟類編卷四十二

詳校官中書臣瞿照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王嘉增

謄録監生臣汪存堉

經濟類編卷四十一

明 馮琦馮瑗 撰

禮儀類三

祭祀十一則

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三日臧文仲使國人祭之展禽曰越哉臧孫之為政也夫祀國之大節也而節政之所成也故慎制祀以為國典今無故而加典非政

之宜也夫聖王之制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穀百蔬夏之興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為社黄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能修之帝嚳能序三辰以固民堯能單均刑法以儀民舜勤民事而野死鯀鄣洪水而殛死禹能以德修鯀之功契為司徒

而民輯冥勤其官而水死湯以寬治民而除其邪稷勤百穀而山死文王以文昭武王去民之穢故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鯀而宗禹商人禘嚳而祖契郊冥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幕能帥顓頊者也有虞氏報焉杼能帥禹者也夏后氏報焉上甲微能帥契者也商人報焉高圉大王能帥稷者也周人報焉凡禘郊宗祖報此五者國之典祀加之以社稷山川之神皆有功烈

於民者也及前哲令德之人所以為明質也及天之三辰民所以瞻仰也及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及九州名山川澤所以出財用也非是不在祀典今海鳥至己不知而祀之以為國典難以為仁且知矣夫仁者講功而知者處物無功而祀之非仁也不知而不問非知也今茲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恒知而避其災也是歲也海多大風冬煥文仲聞柳下季之言曰信吾過也季子之言不可不法也使書以為三筴

子路為季氏宰季氏祭逮闇而奠終日不足繼以燭雖有强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矣有司跛倚以臨祭其為不敬也大矣他日祭子路與焉室事交于户堂事當于階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徹孔子聞之曰孰謂由也而不知禮

子貢觀於蜡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為樂也孔子曰百日之勞一日之樂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為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

漢文帝增祀無祈詔　朕獲執犧牲珪幣以事上帝宗廟十四年于今歷日彌長以不敏不明而久撫臨天下朕甚自媿其廣增諸祀壇場珪幣昔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祈其福右賢左戚先民後巳至明之極也今吾聞祠官祝釐皆歸福於朕躬不為百姓朕甚愧之夫以朕之不德而専鄉獨美其福百姓不與焉是重吾不德也其令祠官致敬無有所祈

晉哀帝以天文失度欲依尚書洪祀之制於太極前殿

親執虔肅冀以免咎使太常集博士草其制江逌上疏

臣尋史漢舊制藝文志劉向五行傳洪祀出於其中

然自前代以來莫有用者其文唯說為祀而不載儀注

此蓋久遠不行之事非常人所參按按漢儀天子所親之

祠惟宗廟而已祭天於雲陽祭地於汾陰在於别宫遥

拜不詣壇所其餘羣祀之所必在幽静是以圓丘方澤

列於郊野今若於承明之庭正殿之前設羣神之坐行

躬親之禮準之舊典有乖常式臣聞妖眚之發所以鑒

悟時主故寅畏上通則宋災退度德禮增修則殷道以隆此往代之成驗不易之定理頃者星辰頗有變異陛下祗戒之誠達於天人在予之懼忘寢與食仰虔玄象俯凝庶政嘉祥之應實在今日而猶乾乾夕惕思廣茲道誠實聖懷殷勤之至然洪祀有書無儀不行於世詢訪時學莫識其禮且其文曰洪祀大祀也陽曰神陰曰靈舉國相率而行祀順四時之序無令過差今按文而言皆漫而無適不可得詳若不詳而修其失不小帝不

納
　迺又上疏曰臣謹更思尋叅之時事今强戎據於關雍桀狄縱於河朔封豕四佚虔劉神州長旌不卷鉦鼓日戒兵疲人困歲無休已人事弊於下則七曜錯於上災沴之作固其宜然又頃者以來無乃大異彼月之蝕義見詩人星辰莫同載於五行故洪範不以為沴陛下今以晷度之失同之六沴引其輕變方之重眚求已篤於禹湯憂勤踰乎日昃將大祀以禮神祇傳曰外順天地時氣而祭其鬼神然則神必有號祀必有義按洪

祀之文惟神靈大畧而無所祭之名稱舉國行祀而無貴賤之阻有赤黍之盛而無牲醴之奠儀法所用闕畧非一若率文而行則舉義皆闕有所施補則不統其原漢侍中盧植時之達學受法不究則不敢厝心誠以五行深遠神道幽昧探賾之求難以常思錯綜之理不可一數臣非至精孰能與此帝猶勑撰定逌又陳古義帝乃止

暴風大雨震電建德殿端門襄國市西門殺五人雹起

西河介山大如雞子平地三尺洿下丈餘行人禽獸死者萬數歷太原樂平武鄉趙郡廣平鉅鹿千餘里樹木摧折禾稼蕩然石勒正服於東堂以問徐光曰歷代以來有斯災幾也光曰周漢魏晉皆有之雖天地之常事然明主未始不為變所以敬天之怒也去年禁寒食介推帝鄉之神也歷代所尊或者以為未宜替也一人吁嗟王道尚為之虧況羣神怨憾而不怒動上帝乎縱不能令天下同爾介山左右晉文之所封也宜任百姓奉

之勒下書曰寒食既幷州之舊風朕生其俗不能異也前者外議以子推諸侯之臣王者不應為忌故從其議儻或由之而致斯災乎子推雖朕鄉之神非法食者亦不得亂也尚書其促檢舊典定議以聞有司奏以子推歷代攸尊請普復寒食更為殖嘉樹立祠堂給户奉祀勒黄門郎韋謏駁曰按春秋藏氷失道陰氣發洩為雹自子推已前雹者復何所致此自陰陽乖錯所為耳且子推賢者曷為暴虐如此求之冥趣必不然矣今雖為

氷室懼所藏之氷不在固陰沍寒之地多皆山川之側氣泄為雹也以子推忠賢令綿介之間奉之為允于天下則不通矣勒從之於是遷氷室於重陰凝寒之所并州復寒食如初

唐長孫無忌先代帝王及先聖先師議　謹按禮記祭法云聖王之制祀也法施於人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又曰堯舜禹湯文武皆有勲烈於人及日月星辰人

所瞻仰非此族也不在祀典準此帝王合與日月同例恒加祭饗議在報功爰及隋代并遵斯典其漢高祖祭法無文但以前代迄今多行秦漢故事始皇無道所以棄之漢祖典章法垂於後自隋已上亦在祀例伏惟大唐稽古垂化網羅前典唯此一議咸秩未申今新禮及令無祭先代帝王之文今請聿遵故實修附禮令依舊三年一祭仍以仲春之月祭唐堯於平陽以契配祭虞舜於河東以咎繇配祭夏禹於安邑以伯益配祭殷湯

於偃師以伊尹配祭周文王於酆以太公配祭周武王於鎬以周公召公配祭高祖於長陵以蕭何配又按新禮孔子為先聖顏回為先師又準貞觀二十一年詔以孔子為先聖更添左丘明等二十二人與顏回俱配尼父於太學並為先師今據永徽令改用周公為先聖遂黜孔子為先師顏回丘明並為從祀謹按禮記云凡學春官釋奠於其先師鄭玄注云官謂詩書禮義之官也先師者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

生可以為師者又禮記云始立學釋奠於先聖鄭玄注云若周公孔子也據禮為定昭然自別聖則非周即孔師則偏善一經漢魏以來取舍各異顏回夫子互作先師周公宣公迭為先聖求其節文遞為得失所以貞觀之末親降綸言依禮記之明文酌康成之奥說正夫子為先聖加衆儒為先儒永垂制於後昆革往代之訛謬而今新令不詳制旨輙事刋改遂違明詔但成王幼年周公踐極制禮作樂功比帝王所以禹湯文武成王周

公為六君子又説明王孝道乃述周公嚴配此即周公
鴻業合同王者祀之仲尼生衰周之末極文喪之弊祖
述堯舜憲章文武弘聖教於六經闡儒風於千代故孟
軻稱生靈以來一人而已自漢以來奕葉封侯崇奉其
聖迨於今日胡可降兹上哲貶乎先師且又丘明之徒
見行其學貶為從祀亦無故事今請改令從詔於義為
允其周公仍依别禮配饗武王
顔師古功臣配饗議　竊以肅恭禋祀經邦彞訓追遠

念功歷代鴻典故當立文定制適事從宜垂裕後昆永貽憲則聖王馭寓玄化醇深錯綜遺文包括舊埶於穆清廟備孝饗於吉蠲股肱良哉豫銘常之配侑爰發明詔俾命率由秩宗致請博謀僚列淺聞寡見無足觀採但禮經殘闕年載遐深傳習各殊執見靡一爾雅說祀禘為大祭公羊議大事謂祫何休所釋又異鄭玄然皆一配之文曾無重祀之證是非衆論雖曰踳駁隆殺二端厥趣可睹謹按祫者合食禘乃禘祭禘小於祫理則

非疑商書稱從與其大饗周禮著祭於大烝是知小祀不及功臣其事又無可惑魏晉以降莫不通行中間雖經差失梁朝又以矯正有齊立號朝宗河朔周氏命歷卜食咸陽修定禮義皆有憑據同遵此典未嘗釐革今欲更改實謂非宜六經莫見斯文三雍不顯其跡悠悠之論蔑足云也且夫無豐於昵昔賢著誡黷則不敬祀典明文徒見異端假從臆說煩而非當於義無取又尋古之配祭皆在於冬據其時月益明非禘況乎臣之立

功各因所奉饗祀之日從主升配禘之為祭自於本室廟未毀者不至太祖之庭君既不來而臣獨當祀列對揚尊極乃非所事豈非山河之誓務乎殷重霜露之感從於簡畧論情即理孰曰可安今請祫配功臣禘則不豫依經合義進退為允謹議

李谿敬鬼神議　古人言敬鬼神之禮有禱祠祭祀皆所以立不刋之典而教人孝弟非謂能為禍福而求益則何以言祈福歟若然者則必知鬼神之所在矣不然

則何以知其益邪且書稱帝堯命重黎絕地天通無有降格以言天神不降於地地人不姦於天各有其所自然不擾也左氏傳稱大禹鑄鼎象物使人知神姦莫能逢魑魅魍魎此亦言捍禦僻邪也今據史記列堯先禹後年代甚明若既使重黎能絕地天通則神人已不降格矣夏禹何所加益而鑄鼎邪若禹非妄作實欲知神姦則是重黎不能絕天地之通矣研斯二說將為妄則列之經史以為實則甚相悖今不知鬼神尚在域中邪為

前聖所遏絶而不通也有無之間果未可詳辨以為果有邪則宣尼固當語神而不拒子路問事也以為果無邪則玊山不若之逢不列於史策既千里著論亦無復也自此已往或謂之有或謂之無竟無定止有無尚未知而君子敬之豈足求益邪然道固若是矣道斯在豈必徼福而後為哉若徼福而後為則是内懷詐偽曲謟之心非不愧於屋漏也今江東委巷之禮祠夏禹蜀人則祠先主與武侯祈祝徼福昧亦甚矣且夏之後桀奔

南巢蜀之後主面縛於成都茍有神禹先主武侯之靈何不救也豈有未能救其骨肉子孫而愛他人乎推而考之則鬼神未必能專為利害也設令能害盈福謙饗於克誠亦惟德所動吉凶由人而已豈變化所為哉易曰小人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若以鬼神未能福人而無敬是不見利不勸也未能禍人而無懼是不威不懲也可以君子而同於小人乎是故敬而無失匪有他也禁淫祀勵疏怠匪求益也茍有前聖之典籍在則禱祠

祈福亦設教論道而已故君子敬順而勿疑

柳宗元朝日說　柳子為御史主祀事將朝日其寮問曰古之名曰朝日而已今而曰祀朝日何也余曰古之記者則朝拜之云也今而加祀焉者則朝旦之云也今之所云非也問者曰以夕而偶諸朝或者今之是乎余曰夕之名則朝拜之偶也古者旦見曰朝暮見曰夕故詩曰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左氏傳曰百官承事朝而不夕禮記曰日入而夕又曰朝不廢朝夕不廢夕晉侯將

殺豎襄叔向夕楚子之留乾谿右尹子革夕齊之亂子我夕趙文子礱其椽張老夕智襄子為室美士茁夕皆暮見也漢儀夕則兩郎向瑣闈拜謂之夕郎亦出是名也故曰大采朝日小采夕月又曰春朝朝日秋夕夕月若是其類足矣又加祀焉盖不學者為之也寮曰欲子之書其說吾將施於世可乎余從之

宋鄭褒原祭說　先王之設祭祀所以禮天地而事

祖宗報本而反始貴誠而尚德也尊有異制牲幣有異數上可以兼下下不可以僭上王者繼天為子故郊以饗帝孝以承業廟以祀先諸侯守土地之官宗廟之外得以祭境内之名山大川卿大夫而下臣於人無敢越祭祖禰而已是以神不臨非祭人不祀非鬼季孫旅於泰山孔子非之謂冉有曰汝弗能救與不獨非於季氏而又罪於其臣楚昭王疾卜曰河為祟其大夫請禱之王曰余雖不德河非獲罪

言非其地故也遂不祭孔子美之曰楚子其知大道乎今之世道士之教則曰天地神祇祭之則獲福延年矣浮圖之教則曰天地神祇祭之則獲福延年矣人心懼禍而樂福聞其説誰能拒之川奔而壑赴自庶民而上歲或一祭或再祭或三四而不止焉祀典之設因民事非為己也有天下然後祭泰山有土地然後祭山川敢有僭擬罪不細矣法寛而不禁斯可懼也棄民而為己如可求之彼秦漢

之君殫四海之產勤於神僊其卒有獲乎彼為天子不由先王之禮而從道士之說神猶不享况庶民而上僭於禮而誣於神神其臨哉其傳萌折於秦枝蔓於晉宋齊梁之間迨今百千歲根深蒂固牢不可拔世之人習熟於聞見為之而不思今聞有正其說必以為狂惑之人嗚呼祭法壞矣曰如之何而止之曰不以法理其無可奈何

巡幸 六則

劉向修文篇　天子曰巡狩諸侯曰述職巡狩者巡其所守也述職者述其所職也春省耕助不給也秋省斂助不足也天子五年一巡狩歲二月東巡狩至於東嶽柴而望祀山川見諸侯問百年者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志淫好僻者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為不敬不敬者君黜以爵宗廟有不順者為不孝不

孝者君削其地有功澤於民者然後加地入其境土地辟除敬老尊賢則有慶益其地入其境土地荒穢遺老失賢掊克在位則有讓削其地一不朝者削其爵再不朝者黜其地三不朝者以六師移之歲五月南廵狩至於南嶽如東廵狩之禮歲八月至于西嶽如南廵狩之禮歲十一月北廵狩至于北嶽如西廵狩之禮歸格于祖禰用特隋煬帝西廵河右出臨津關陳兵講武將擊吐谷渾可汗伏允帥衆保覆袁川帝分命内史元壽等

圍之伏允遁去遣其名王詐稱伏允保車我真
山詔大將軍張定和光祿大夫梁默等追討皆
為所殺獨衛尉卿劉權出伊吾至青海虜獲千
餘口追奔至伏俟城而還初帝嘗謂給事郎蔡
徵曰自古天子有廵狩之禮而江東諸帝多傅
脂粉坐深宮不與百姓相見此何理也及將西
廵命裴矩說高昌王麴伯雅及伊吾吐屯設等
啗以厚利召使入朝至是至燕支山伯雅吐屯

設等及西域二十七國謁于道左帝復令武威張掖士女盛飾縱觀以示中國之盛車服不鮮者郡縣督課之吐屯設獻地數千里帝大悅置西海河源鄯善且末等郡謫天下罪人為戍卒以守之命劉權鎮河源郡積石鎮大開屯田捍禦吐谷渾以通西域之路進裴矩銀青光禄大夫是時天下凡有郡一百九十縣一千二百五十五戸八百九十萬有竒東西九千三百里南

北萬四千八百一十五里隋氏之盛極於此矣自西京及西北諸郡皆轉輸塞外歲鉅億計或遇冦鈔死亡不達郡縣皆徵破其家由是百姓失業西方先困矣初伏允使其子順來朝帝留不遣至是伏允敗走帝立順為可汗遣之不果入而還

唐太廟四室壞明皇將幸東都以問宋璟蘇頲對曰陛下三年之制未終遽爾行幸恐未契天

心災異為戒願且停車駕又問姚崇對曰太廟屋材皆苻堅時物歲久朽腐而壞適與行期相會何足異也明皇大喜從之褚無量上言隋文帝富有天下遷都之日豈取苻氏舊材以立太廟乎此特諛臣之言耳願陛下克謹天戒納忠諫遠謟諛明皇弗聽

穆宗將幸華清宮宰相帥兩省供奉官詣延英門三上表切諫且言如此臣輩當扈從求面對皆不聽諫官伏門下至暮乃退未明穆宗自複道出城幸華清宮獨公

主駙馬中尉神策六軍使帥禁兵千餘人扈從晡時還

宮

敬宗游幸無常昵比羣小浙西觀察使李徳裕獻丹扆六箴六曰防微以諷輕出游幸畧曰亂臣猖獗非可遽數玄服莫辨觸瑟始仆柏谷微行豺豕塞路睹貌獻餐斯可戒懼敬宗優詔答之

敬宗欲幸驪山温湯僕射李絳諫議大夫張仲方等屢諫不聽拾遺張權輿伏紫宸殿下叩頭諫極言驪山之

凶敬宗曰我宜一往以驗彼言幸温湯即日還宮謂左右曰彼叩頭者之言安足信哉又欲幸東都宰相及朝臣諫者甚衆皆不聽決意必行已令度支員外郎盧貞按視修東都宫闕及道中行宫裴度從容言曰國家本設兩都以備廵幸自多難以来兹事遂廢今宫闕營壘百司廨舍率已荒弛陛下儻欲行幸宜命有司歲月間徐加完葺然後可往敬宗曰從来言事者皆云不當往如卿所言不往亦可

籍田 二則

周宣王即位不籍千畝虢文公諫曰不可夫民之大事在農上帝命之粢盛於是乎出民之蕃庶於是乎生事之共給於是乎在和協輯睦於是乎興財用蕃殖於是乎始敦龐純固於是乎成是故稷為大官古者大史順時覛土陽癉憤盈土氣震發農祥晨正日月底於天廟土乃脉發先時九日大史告稷曰自今至於初吉陽氣俱烝土膏其動弗

震弗渝脉其滿眚穀乃不殖稷以告王曰史帥陽官以命我司事曰距今九日土其俱動王其祗祓監農不易王乃使司徒咸戒公卿百吏庶民司空除壇於籍命農大夫咸戒農用先時五日瞽告有協風至王即齋宫百官御事各即其齋三日王乃淳濯饗醴及期鬱人薦鬯犧人薦醴王祼鬯饗醴乃行百吏庶民畢從及籍后稷監之膳夫農正陳籍禮大史贊王王敬從之王耕一墢班三之庶人

終於千畝其后稷省功大史監之司徒省民大師監之畢宰夫陳饗膳宰監之膳夫贊王王歆大牢班嘗之庶人終食是日也瞽師音官以省風土廩於籍東南鍾而藏之而時布之於農稷則徧戒百姓紀農協功曰陰陽分布震雷出滯土不備墾辟在司寇乃命其旅曰狥農師一之農正再之后稷三之司空四之司徒五之大保六之大師七之大史八之宗伯九之王則大狥耨穫亦如之民用莫

不震動恪恭於農修其疆畔日服其鎛不解於時財用不乏民用和同是時也王事唯農是務無有求利於其官以干農功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故征則有威守則有財若是乃能媚於神而和於民矣則享祀時至而布施優裕也今天子欲修先王之緒而棄其大功匱神之祀而困民之財將何以求福用民王弗聽三十九年戰於千畒王師敗績於姜氏之戎

漢黃瓊行籍田禮疏

自古聖帝哲王莫不敬恭明祀增致福祥故必躬郊廟之禮親籍田之勤以先群萌率勸農功昔周宣不籍千畆虢文公以為大譏卒有姜戎之難終損中興之名竊見陛下遵稽古之鴻業體虔肅以應天順時奉元懷柔百神朝夕觸塵埃於道路晝暮聆庶政以恤人雖詩詠成湯之不怠遑書美文王之不暇食誠不能加今廟祀適闋而祈穀潔齋之事

近在明日臣恐左右之心不欲屢動聖躬以為親耕之禮可得而廢臣聞先王制典籍田有日司徒咸戒司空除壇先時五日有協風之應王即齋宮饗醴載耒誠重之也自癸巳年以來仍然西北風甘澤不集寒涼尚結而迎春於東郊既不躬親先農之禮所宜自勉以逆和氣以致時風易經有云君子自强不息斯其道也

明堂月令十四則

漢魏相明堂月令疏　臣相幸得備員奉職不修不能宣廣教化陰陽未和災害未息咎在臣等臣聞易曰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四時不忒聖王以順動故刑罰清而民服天地變化必繇陰陽陰陽之分以日為紀日冬夏至則八風之序立萬物之性成各有常職不得相干東方之卦不可以治西方南方之卦不可以治北方春興兊治則饑秋興震治則華冬興離治則泄夏興坎

治則霆明王謹於尊天慎於養人故立羲和之官以乘四時節授民事君動靜以道奉順陰陽則日月光明風雨時節寒暑調和三者得敘則災害不生五穀熟絲麻遂草木茂鳥獸蕃民不夭疾衣食有餘若是則君尊民說上下亡怨政教不違禮讓可興夫風雨不時則傷農桑農桑傷則民饑寒饑寒在身則亡廉耻寇賊姦宄所繇生也臣愚以為陰陽者王事之本羣生之命自古聖賢未有不繇者也天子之義必純取法天地而觀於先聖

高皇帝所述書天子所服第八曰大謁者臣章受詔長樂宮曰令羣臣議天子所服以安治天下相國臣何御史大夫臣昌謹與將軍臣陵太子太傅臣通等議春夏秋冬天子所服當法天地之數中得人和故自天子王侯有土之君下及兆民能法天地順四時以治國家身亡禍殃年壽永究是奉宗廟安天下之大禮也臣請法之中謁者趙堯舉春李舜舉夏兒湯舉秋貢禹舉冬四人各職一時大謁者襄章奏制曰可孝文皇帝時以二

月施恩惠於天下賜孝弟力田及罷軍卒祠死事者頗非時節御史大夫鼂錯時為太子家令奏言其狀臣相伏念陛下恩澤甚厚然而災氣未息竊恐詔令有未合當時者也願陛下選明經通知陰陽者四人各主一時時至明言所職以和陰陽天下幸甚

陳寵上章帝疏　夫冬至之節陽氣始萌故十一月有蘭射干芸荔之應時令曰諸生蕩安形體天以為正周以為春十二月陽氣上通雉雊雞乳地以為正殷以為

春十三月陽氣已至天地已交萬物皆出蟄蟲始振人以為正夏以為春三微成著以通三統也周以天元殷以地元夏以人元若以此時行刑則殷周歲首皆當流血不合人心不稽天意月令曰孟冬之月趣獄刑無留罪明大刑畢在立冬也又仲冬之月身欲寧事欲靜若以降威怒不可謂寧若以行大刑不可謂靜議者咸曰旱之所由咎在改律臣以為殷周斷獄不以三微而化致康平無有災害自元和以前皆用三冬而水旱之異

往往為患由此言之災害自為他應不以改律秦為虐政四時行刑聖漢初興改從簡易蕭何草律季秋論囚俱避立春之月而不計天地之正二王之春實頗有違陛下探幽析微允執其中革百載之失建永年之功上有迎承之敬下有奉微之惠稽春秋之文當月令之意聖功美業不宜中疑

蔡邕明堂月令論　明堂者天子太廟所以宗嗣其祖以配上帝者也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

堂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玄堂中央曰太室易曰離也者明也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人君之位莫正於此焉故雖有五名而主以明堂其正中皆曰太廟謹承天順時之令昭令德宗廟之禮明前功百辟之勞起養老敬長之意顯教幼誨穉之學朝諸侯選造士於其中以明制度生者乘其能而死者論其功而祭故為大教之宮而四學者具焉官司備焉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萬象翼之政教之

所由生專變化之所由來明一統也故言明堂之大義深也取其宗祀之清貎則曰清廟取其政室之貎則曰太廟取其尊崇矣則曰太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四面周水圓如壁則曰辟雍異名而同事其實一也春秋因魯取宋之姦賂則顯之太廟以明聖主建清廟明堂之義經曰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傳曰非禮也人君者將昭德塞違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清廟茅屋昭其儉也夫德儉而有度升

降而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照臨百官百官
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所以明大教也以周清廟
論曰魯太廟皆明堂也魯禘祀周公於太廟明堂猶周
宗祀文王於清廟明堂也禮記檀弓曰王齋禘於清廟
明堂也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禮記明堂位曰太廟
天子曰明堂又曰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位以治天下
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成王以
周公為有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禘祀周公於太廟

以天子之禮升歌清廟下管象舞所以廣魯於天下也取周清廟之歌歌於魯太廟明魯之太廟猶周之清廟也皆所以昭文王周公之德以示子孫也易傳太初篇曰天子旦入東學晝入南學暮入西學太學在中央天子所自學也禮記傳保篇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入太學承師而問道與易傳同魏文侯孝經傳曰太學者中學明堂之位也禮記古大明堂之禮曰膳夫

是相禮日中出南闈見九侯反問子相日側居西闈視五國之事日入出北闈視帝節猷爾視曰宫中之門謂之闈王居明堂之禮又别陰陽門東南稱門西北稱闈故周官有門闈之學師氏教以三德守王門保氏教以六藝守王闈然則師氏居東門南門保氏居西門北門也督掌教國子與易傳保傅王居明堂之禮參詳發明為學四焉文王世子篇曰凡大合樂則遂養老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與秩節祭先聖先師焉始之養也適東

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之席位言教學始之於養由東方歲始也又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旄皆習於東序凡祭養老乞言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又曰大司成論說在東序然則學皆在東序之堂也學者聚焉故稱詔太學仲夏之月令祀百辟卿士之有德於民者禮記太學志曰禮士大夫學於聖人善人祭於明堂其無位祭於太學禮記昭穆篇曰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即所以顯行國禮之處也太學明堂

之東序也皆以明堂辟雍之內月令記曰明堂者所以明天地統萬物明堂上通於天象曰辰故下十二宮象星辰也水環四周言王者動作法天地德廣及四海方此水也禮記盛德篇曰明堂九室以茅蓋屋上圓下方此水名曰辟雍王制曰天子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樂記曰武王伐殷薦俘馘於京太室詩魯頌云矯矯虎臣在泮獻馘京鎬京也太室辟雍之中明堂太室與諸侯泮宮俱獻馘也即王制所謂以訊馘告者

也禮記曰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孝經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言行孝者則曰明堂行悌者則曰太學故孝經合以為一義而引鎬京之詩以明之凡此皆明堂太室辟雍太學事通文合之義也其制度之數各有所依堂方百四十四尺坤之策也屋圜屋徑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太廟明堂方三十六丈通天屋徑九尺陰陽九六之變且圜蓋方載六九之道也八闥以象八卦九室

以象九州十二室以應辰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四尺八牖乘九室之數也戶皆外設而不閉示天下不藏也通天屋高八十一尺黄鍾九九之實也二十八柱列於四方亦七宿之象也堂高三丈以應三統四鄉五色者象其行升廣二十四氣也四周以水象四海王者之大禮也月令篇名曰因天時制人事天子發號施令命神受職每月異禮故謂之月令所以順陰陽奉四時効氣物以王政也成法備各從時月藏之明堂所以示承祖

考神明而明不敢泄瀆之義故以明堂冠以名月令其篇自天地定位有其象聖帝明君也世有詒襲葢以成大業非一代之事也易正月之卦曰其經曰王用饗於帝吉孟春令曰乃擇元日祈穀於上帝顓頊歴衜曰天元正月己巳朔日立春日月俱起於太廟營室五度月令孟春之月日在營室建堯典曰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歴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令曰乃命太史守典司天星辰之行易曰不利為寇利用禦寇令曰兵戎不起不可

從我始書曰歲二月同律度量衡中春令日夜分則同度量鈞衡石凡此皆於大歷唐政其類不可稱戴禮夏小正傳曰陰陽生物之後王事之次則夏之月令也殷人無文及周而備文義所說傳衍深遠宜周公之所著也官號職司與周官合周書七十二篇而月令第五十三古者諸侯朝正天子受月令以歸而藏諸廟中天子藏之於明堂也每月告朔朝廟出而行之周室既衰諸侯怠於禮魯文公廢告朔而朝仲尼書譏之經曰閏月

不告朔猶朝於廟刺舍大禮而猶小儀自是告朔遂闕而徒用其羊子貢非廢其令而請去之仲尼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庶明王復興之君人者昭而明之稽而用之耳無逆聽令無逆政所以臻乎大順陰陽和平穀豐太平給符瑞至由此而已秦相吕不韋著書取月令為記號淮南王安亦以取為第四篇政名曰持則故偏見之徒或云月令吕不韋作或曰淮南皆非也

唐魏徵明堂議　稽諸詁訓參以舊圖其上圓下方複

廟重屋百慮一致異軫同歸洎當塗膺籙未遑斯禮典午聿興無所取則裴頠以諸儒持論異端鑑起是非舛互靡所適從遂乃以人廢言止為一殿宋齊即仍其舊梁陳遵而不改雖嚴配有所祭享不匱求之典則道實未弘夫孝因心生禮緣情立心不可極故備物以表其誠情無以盡故飾宮以廣其敬宣尼美嘆意在茲乎臣等親奉德音今參大議思竭塵露微增山海凡聖人有作義重隨時萬物斯睹事資通變若據蔡邕之說則至

理失於文繁若依裴頠所為則大體傷於質畧求之情理未允厥中今之所議非無用舍請為五室重屋上圓下方既體有則象又事多故實下室備布政之居上堂為祭天之所人神不雜禮亦宜之其高下廣袤之規几筵尺丈之制則並隨時立法因事制宜自我而作何必師古廓千載之疑議為百王之懿範不使泰山之下惟聞黃帝之法汶水之上獨稱漢武之圖則通乎神明庶幾可俟子來經始成之不日

顔師古議　明堂之制爰自古昔求之簡牘全文莫睹肇起黃帝降及唐虞彌歷夏殷迄于周代各立名號別創規摹衆說舛駁互執所見巨儒碩學莫有詳通斐然成章不知裁斷究其指要實布政之宮也徒以戰國縱衡典籍廢棄暴秦酷烈經禮湮亡今之所存傳記雜說用為準的理實蕪昧然周書之叙明堂紀其四面則有應門雉門據此一堂固是王者之常居耳其青陽總章玄堂太廟及左个右个與四時之次相用則路寢之義

足為明證文王居明堂之篇載帯以弓韣禮于禖下九門磔攘以禦疾疫置梁除道以利農夫令國有酒以合三族凡一事等皆合月令之文觀其所為皆在路寢者也戴禮昔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扆南嚮而立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也周官又云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堂一筵據其制度即大寢也亦曰黄帝曰合宫有虞氏曰總章殷曰陽館周曰明堂斯皆路寢之儆知非别處大戴所說初有近郊之言復稱文

王之廟進退無據自為矛盾原夫負扆受朝常居出入既在皐庫之内亦何云於郊野哉孝經傳云在國之陽又無里數漢武有懷創造詢於縉紳言論紛然終無定據乃立于汶水之上而宗祀焉明其不拘遠近亦無方靣孝成之代表行城南雖有其文厥功靡立平帝元始四年大議營創孔牢等乃以為明堂辟雍太學一實三名金襃等又稱經傳無文不能分别同異中興之後蔡邕作論復云明堂太廟一物二名鄭玄則在國之陽三

里之外七里之内景巳之地頡容釋例亦云明堂太廟凡有七名其體一也茍立同異競為巧説並出自胷懷曾無師祖審夫功成作樂治定制禮草創從宜質文遞變旌旗冠冕今古不同律度權衡前後不一隨時之義斷可知矣假如周公舊章猶當擇其可否宣尼彛則尚或補其闕漏况鄭氏臆説淳于謏聞匪異守株何殊膠柱昔漢譁封禪博召諸生則乖戾多端事乃依違累載惟倪寛先覺獻奏昌言獨斷之於天子於是詔制始下

決策施行詔列辟之鴻明成天下之壯觀今既時和歲
稔俗阜萌安兆庶子來鈎繩庀具揆景置臬良其會也
愚謂不出墉雉邇接宫闈實允事宜諒無所惑但當上
遵天旨祇奉德音作皇代之明堂永貽範於來葉區區
碎議皆畧而不論
陳貞節議　臣等竊聞明堂之建其所從來遠矣天垂
象聖人則之蒿柱茅簷之規上圓下方之制考之大數
不踰三七之間定之方中必居景巳之地者豈非得房

心布政之所當太微上帝之宫乎故仰協俯從正名定位人神不雜各司其序則嘉應響至保合太和焉漢氏承秦經籍道息旁求堙墜詳據難明孝武初議立明堂於長安城南遭竇太后不好儒術事乃中廢孝成之代又欲立於城南議其制度莫之能決至孝平元始四年始創造於南郊以申嚴配光武中興元年立於國城之南自魏晉迄於梁朝雖規制或殊而所居之地恒取景巳者斯蓋百王不易之道也高祖天皇大帝纂承平之

運崇朴素之風四夷來賓九有咸乂永徽三年詔禮官學士議明堂制度羣儒紛競各執異端久之不決因而遂止何也非謂財不足力不堪也將以周孔既遥禮經且紊事不師古或爽天心難用作程神不孚祐者也則天太后總禁闈之政籍軒臺之威屬皇室中圯之期躡和熹從權之制以為乾元大殿承慶小寢當正陽亭午之地實先聖聽斷之宮表順端闈儲精營室爰從朝饗未始臨御乃起工徒挽令摧覆既毀之後雷聲隱然衆

庶聞之或以為神靈感動之象也於是增土木之麗因府庫之饒南街北闕建天樞大儀之制乾元遺趾興重閣層樓之業烟焰蔽日梁柱排雲人斯告勞天實貽誡煨燼甫迴遽加修復況乎地殊景巳未答靈心跡匪膺期乃申嚴配事昧彝典神不昭格此其不可者一也又明堂之制木不鏤土不文今體式乖宜違經紊禮雕鐫所及窮侈極麗此其不可者二也高明爽塏事資虔敬密邇宮掖何以祈天人神雜擾不可放物此其不可者

三也況兩京上都萬方取則而天子闕當陽之位聽政居便殿之中職司具憂豈容沈默當須審巧歷之計擇繁省之宜不便者量事改修可因者隨宜適用削彼明堂之號克復乾元之名則當宁無偏人識其舊矣

孔玄義郊丘明堂等嚴配議　謹按孝經云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既言莫大於配天明配尊大之天昊天是也物莫大於天推父比天與之相配行孝之大莫大於此以明尊之極也又易曰先王以作樂崇德

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鄭玄注上帝天帝也故知昊天之祭合祖考並配請奉太宗文武聖皇帝高宗天皇大帝配昊天上帝於圜丘義符孝經周易之文也神堯皇帝肇基王業應天順人配感帝於南郊義符大傳之文也又按祭法云祖文王而宗武王祖始也宗尊也所以名祭為尊始者明一祭之中有此二義又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文王言祖而云宗者亦是通武王之義故知明堂之祭祀以祖考請奉太宗文武聖皇帝高宗天

皇大帝配祭於明堂義符周易及祭法之文也

沈伯儀議　謹按禮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玄注云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禘謂祭昊天於圜丘祭上帝於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伏尋嚴配之文於此最為詳備虞夏則退顓頊而郊嚳殷人則舍契而取冥去取既差前後乖次則禮之

序莫尚於周禘嚳郊稷不聞於二主明堂宗祀始兼以兩配成王以文王武王父子殊别文王為父上主五帝武王對父下配五神孝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不言嚴父武王以配天則武王雖在明堂理未齊於配祭既稱宗祀義獨主於尊嚴雖同兩祭終為一主故孝經緯曰后稷為天地主文王為五帝宗也必若一神兩祭便則五祭十祠薦獻蘋蘩禮虧於數此則神無二主之道禮

宗一配之義竊尋貞觀永徽共遵專配顯配之後始創
無尊必以順古而行實謂從周為美高祖神堯皇帝請
配圜丘方丘太宗文武聖皇帝請配南郊北郊高宗天
皇大帝德邁九皇功開萬寓制禮作樂告禪升中率土
共休普天同類竊惟莫大之孝理當總配五天
元萬頃議 伏惟高祖神堯皇帝鑿乾構象闢宇開基
太宗文武聖皇帝紹統披元循機闡極高宗天皇上帝
弘祖宗之大業廓文武之宏規三聖重光千年復旦神

功曆德罄圖牒而難稱盛烈鴻猷超千秋而莫擬豈徒
錙銖堯舜糠粃殷周而已哉謹按見行禮昊天上帝等
祠五所咸奉高祖神堯皇帝太宗文武聖皇帝兼配今
議者引祭法周易孝經之文雖近稽古之辭殊失因心
之旨但子之事父臣之事君孝以承志忠以順美竊惟
兼配之禮特稟先聖之懷爰取訓于通規遂申情于大
孝詩云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易曰殷薦之上帝以配
祖考敬尋厥旨本合斯義今若遠摭遺文近乖成典拘

常不變守滞莫遷便是臣黜于君遽易郊丘之位下非

于上靡遵弓劍之心豈所以申太后哀慼之誠猶皇帝

孝思之德慎終追遠良謂非宜嚴父配天寧當若是伏

據見行禮高祖神尭皇帝太宗文武聖皇帝今既先配

五祠理當依舊無改高宗天皇大帝齊尊耀魄等邃含

樞闡三葉之宏謨開萬代之鴻業重規疊矩在功烈而

無差享地郊天豈祠配之有别請奉高宗天皇大帝歴

配五祠以申典禮

明堂大饗議　謹按明堂大饗惟祀五方帝故月令季秋令云是月也大饗帝則典禮所云大饗不問卜鄭玄注云謂偏祭五帝于明堂莫適卜是也又按祭法云祖文王而宗武王鄭玄注云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故孝經曰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據此諸文明堂正禮唯祀五帝配以祖宗及五帝五官神等自外餘神並不合預伏惟陛下追遠情深崇禮志切故于明堂饗祀加昊天上帝皇地祇重之以先帝先后配饗此乃補

前王之闕典弘嚴配之虔誠往以神都郊壇未建乃于
明堂之下廣祭衆神蓋義出權時非不刊之禮也謹按
禮經其内官中官等五嶽四瀆諸神並合從祀于二至
明堂總奠事乃不經然則宗祀配天之親雜與小神同
薦于嚴配之道理有不安望請每歲元日惟祀天地大
神配以帝后其五嶽以下請依禮於冬夏二至從祀方
丘圜丘庶不煩黷

閻仁諝明堂告朔議　臣等謹按經史正文無天子每

月告朔之事唯禮記玉藻云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周禮天官太宰正月之吉布政於邦國都鄙于寶注云周正建子之月吉朔日也此即玉藻之聽朔矣今歲首元旦于通天宫受朝讀時令布政事京官九品以上諸州朝集使等咸列於庭北則聽朔之事畢而合於周禮玉藻之文矣而鄭玄注云玉藻聽朔以頒制月令有五帝五官之事遂云凡聽朔必特牲告其時帝及其神配以文王武王此鄭注之誤也故漢魏至今莫之適用按月令

云其帝太昊其神勾芒者謂之宣布時令告示下人其令祠云其帝其神耳所以為敬授之文欲使人奉其時而務其業每月有令故謂之月令非謂天子每月朔日以配祖帝而祭告之其每月告朔者諸侯之禮也故春秋左氏傳曰公既視朔遂登觀臺又鄭注論語曰禮人君每月告朔于廟有祭謂之朝饗魯自文公始不視朔是諸侯之禮明矣今王者行之非所聞也按鄭所謂告其帝者即太昊等五人帝其神者即重黎等五行官雖

並功施于人列在祀典庶天子每月拜祭告朔之文臣等謹檢禮論及三禮義宗江都集禮貞觀禮顯慶禮及祠令並無天子每月告朔之事若以為代無明堂故無其告朔之禮則江都集禮貞觀禮顯慶禮及祠令著祀五方上帝于明堂即孝經宗祀文王于明堂也此則無明堂而著其饗祭何為告朔獨闕其文若以為有明堂即令告朔則周秦有明堂而經典正文並無天子每月告朔之事臣等詳求今古博考載籍既無其禮不可習

非望請停每歲一月告朔之祭其文以正國經竊以天子之尊而用諸侯之禮非所謂頒告朔令諸侯使奉而行之之義也

王方慶議　謹按明堂天子布政之宮也葢所以明天氣統萬物動法於兩儀德被於四海者也夏曰世室殷曰重屋姬曰明堂此三代之名也明堂天子太廟所以宗祀其祖以配上帝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玄堂中曰太室雖有五名而以明堂太廟為主漢代

達學通儒咸以明堂太廟為一漢左中郎將蔡邕立議亦以為然取其宗祀則謂之清廟取其正室則謂之大室取其向陽則謂之明堂取其建學則謂之太學取其圜水則謂之辟雍異名而同事古之制也天子以孟春正月上辛日於郊總校受十二月之政還藏于祖廟月取一政班於明堂諸侯以孟春之月朝於天子受十二月之政藏於祖廟月取一政而行之葢所以和陰陽順天道也如此則禍亂不作災害不生矣故仲尼美而稱

之曰明王之以孝理天下也人君以其禮告廟則謂之告朔聽視此月之政則謂之視朔亦曰聽朔雖有三名其實一也今禮官議稱按經史正文無天子每月告朔之事者臣議按春秋文公十年閏十月不告朔穀梁傳云閏附月之餘日天子不以告朔左氏傳曰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人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政也臣據此文則天子閏月亦告朔矣寧有他月而廢其禮者乎博考經籍其文甚

著何以明之周禮太史職云頒告朔於邦國閏月告王居門終月又禮記玉藻云閏月則闔門左扉立於其中並是天子閏月而行告朔之事也禮官又稱玉藻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周禮天官太宰正月之吉布政於邦國都鄙于寶注云周正建子之月吉日也此即玉藻之聽朔矣今每歲首元旦通天宮受朝讀時令布政事京官九品以上諸州朝集使等咸列於庭此聽朔之禮畢而合於周禮玉藻之文矣禮論及三禮義宗江都集禮

貞觀禮顯慶禮及祠令並無王者告朔之事者臣謹按

玉藻云玄冕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鄭

玄注云朝日春分之時也東門皆謂國門也明堂皆在

國之陽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卒事反宿於路寢

凡聽朔必以特牲告其時帝及其神配以文王武王臣

謂令歲元旦通天宮受朝及時令及布政自是古禮孟

春上辛總校受十二月之政藏於祖廟之禮耳而月取

一政須於明堂其義昭然猶未行也即如禮官所言遂

闕其事臣又按禮記月令天子每月居青陽明堂總章玄堂即是每月告朔之事先儒言舊說天子行事一年十八度入明堂大饗一問卜一入也每月告朔十二入也四時迎氣四入也廵狩之年一入也今禮官立議惟歲首一入耳與先儒既異在臣不敢用鄭玄云凡聽朔告其帝臣愚以為告其朔之時明五方上帝之一帝也春則靈威仰夏則赤熛怒秋則白招矩冬則叶光紀季月則含樞紐也並以始祖而配之焉人帝及神列在祀

典亦於其月而饗祭之魯自文公始不視朔子貢見其禮廢欲去其羊孔子以羊存猶可議其禮羊亡其禮遂廢故云爾愛其羊我愛其禮也漢承秦滅學庶事草創明堂辟雍其制遂闕武帝封禪始建明堂於太山既不立於京師所以無告朔之事至平帝元始中王莽輔政庶幾復古乃建明堂辟雍為禘祫祭於明堂諸侯王列侯宗子子弟九百餘人助祭畢皆益戶賜爵及金帛增秩補吏各有差漢末喪亂尚得其禮爰至後漢祀典仍

存明帝郊祀五帝於明堂以光武配祭牲各一犢奏樂如南郊董卓西移記載烟滅告朔之禮於此而墜暨於晉末戎馬生郊禮樂衣冠掃地總盡告朔之禮於此而墜暨於元帝過江是稱狼狽禮樂制度南遷葢寡彛典殘闕無復舊章軍國所資臨事議定旣闕明堂寧論告朔宋朝何承天纂集其文以為禮樂雖加編次事則闕如梁代崔靈恩撰三禮義宗但据摭前儒因循故事而已隋大業中煬帝命學士撰江都集禮只抄撮禮論更

無異文貞觀顯慶禮及祠令不言告朔者蓋為歷代不傳所以其文遂闕各有由緒不足依據今禮官引為明證在臣誠寔有疑陛下肇建明堂聿遵古典告朔之禮猶闕舊章欽若稽古應須補葺若每月聽政於一堂事亦煩數孟月視朔恐不可廢

張齊賢議　禮官狀云經史正文無天子每月告朔之事者謹按穀梁傳曰閏月天子不以告朔是知他月天子告朔矣又按左氏傳以魯侯不告朔為棄時政也則

諸侯雖閏月亦告朔矣又按周禮太史職頒告朔于邦國之中禮記玉藻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皆有閏月居門之事是天子亦以閏月告朔矣非是天子不告而諸侯亦告也穀梁子去聖尚近雖閏月告朔之義與左氏不同然皆以天子諸侯每月當行告朔之事兩禮之設其文甚著不可謂經史無正文也又禮官狀以周禮天官太宰職曰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國都鄙乃懸象法於象魏使萬人觀之浹日而斂之即是謂禮記玉藻

之聽朔因此遂謂王者唯以歲首元旦一告朔此説非也何者太宰所云布治于邦國都鄙者布其所掌太宰之典也故地官司徒職則布教典春官宗伯職則布禮典夏官司馬職則布政典秋官司寇職則布刑典唯冬官司空職亡以五官之職言之則其職亦當布事典也此乃六官各以正月之吉宣布其職之典非告朔也于寶之注以經所云正月之吉者即是正月之朔日也故解云吉是朔日也今云告朔日者即傳寫之誤不可據

以為說也又禮官狀云每月告朔者諸侯之禮故云左氏傳云既視朔遂登觀臺今王者行之非所聞也又云以天子之尊而用諸侯之禮非所謂頒告朔令諸侯使奉而行之謂此大謬也何者左氏所言視朔者猶玉藻之聽朔也今禮官據左氏有魯侯行視朔之禮即謂諸侯每月當告朔玉藻亦有天子行聽朔之禮又有閏月王居門之事即天子唯歲首一告朔何其一取而一舍也又孝經云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又云明王以

孝理天下豈有王者設教使諸侯尊祖告朔而天子不告也非所謂以明事神訓人事君之義又禮官狀云鄭所謂告其時帝者即大皥等五人帝此又非也何者鄭注唯言告其時帝及其神配以文王武王不指言天帝人帝但天帝人帝並配五方時帝之言包天人矣但以文王武王作配則是並告天帝人帝諸侯受朔於天子故但於祖廟告而受行之天子受朔於上天理宜於明堂告其時之天帝人帝而配以祖考也故玉藻疏載賀

瑒義亦以時帝為靈威仰等五天帝且聖人為能饗帝孝子為能饗親今若但告人帝則聖人之道未備非所謂能饗也又禮官狀云若天子每月朔旦告祭然後頒行之則諸侯安得受而藏之告而行之是明太宰以歲首宣布一歲之令太史從而頒之令既頒矣政既行矣而王猶日月告朔復欲何所宣布者春官太子職云頒告於邦國是總頒一歲之朔於天下諸侯故諸侯得受而藏之告而行之而王猶日月告朔頒之於官府都鄙

也此謂畿內彼謂畿外事不相關也又禮官狀云漢魏至今莫之用者秦人滅學經典不存漢高馬上得之未能備禮自魏以下喪亂弘多豈可以漢魏廢禮欲使朝廷法之也又禮官狀云禮論等及祠令並無天子每月告朔之禮崔靈恩三禮義宗廟祭服義亦載天子視朔之服不可言無也又貞觀顯慶禮及祠令非徒無天子每月告朔之文亦無天子歲首告朔之事今禮官何以言天子歲首一告朔乎借矛擊楯昭然易了每月告朔

在禮不疑尊祖配天於義為得若乃創制垂統損益舊章或欲每月聽政或欲孟月視朔此則斷在宸極事關執政固非羣議所得參詳

宋范祖禹明堂議　伏見明堂大禮已在散齋恭惟仁宗皇帝若稽古典斷以聖意自皇祐二年始制明堂之禮先詔有司乘輿服御務從簡儉無枉勞費御撰樂曲舞名服靴袍御崇政殿閱試雅樂如行禮之次又於禁中靴袍親書明堂及明堂之門二牓將近祀日霖雨不

止仁宗禁中齋禱極於恭虔應禱開霽天日清潤風和氣協祀前之夕即罷警嚴仁宗每詣神座行禮畢鞠躬却行須盡褥位方改步移嚮以示肅恭之至又令侍臣徧諭獻官及進幣徹俎豆悉安徐謹嚴無怠遽失恭順明禮畢比之他時行禮加數刻之緩御樓宣赦畢降詔中書門下止絶請託應内降恩澤及原減罪犯者不得施行仁宗欽崇禋祀布昭明德傳之萬世大畧如此英宗神宗聖孝遵承皆極嚴敬今陛下嗣位五載再舉宗

祀上帝顧饗神考配侑國之大事莫重於此惟陛下内盡誠敬法則祖宗則神天降祉群生蒙福夫齋者所以致其精明之德孔子之所慎者齋齋必有專一精潔之誠乃可以交於神禮之言齋曰心不茍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茍動必依於禮古之君子其齋如此齋三日必見其所祭者誠之至也夫惟致齋肅恭然後動容周旋無不中禮曰皇天無親克敬惟親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夫皇天惟親至敬鬼神惟享至誠天人之交相去不遠

惟誠與敬可以感通陛下躬行于上則百官有司莫敢不祗肅于下經曰聖人之德無以加于孝惟陛下恭虔祀事以教天下之孝使群臣萬國瞻望盛德休光臣不勝拳拳之愚

經濟類編卷四十一

經濟類編卷四十二

明 馮琦馮瑗 撰

禮儀類四

會十則

葵丘之會獻公將如會遇宰周公曰君可無會也夫齊侯好示務施與力而不務德故輕致諸侯而重遣之使至者勸而畔者慕懷之以典言薄其要結而厚德之以

示之信三屬諸侯存亡國三以示之施是以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為此會也譬之如室既鎮其甍矣又何加焉吾聞之惠難徧也施難報也不徧不報卒於怨讐夫齊侯將施惠如出責是之不果奉而暇晉是皇雖後之會將在東矣君無懼焉其有勤也公乃還宰孔謂其御曰晉侯將死矣景霍以為城而汾河涑澮以為淵戎翟之民實環之汪是土也苟違其違誰能懼之今晉侯不量齊德之豐否不度諸侯之勢釋其閉脩而輕於行道失

其心矣君子失心鮮不夭昏是歲也獻公卒八年為淮之會桓公在殯宋人伐之

甲戌同盟于平丘齊服也令諸侯日中造于除癸酉退朝子産命外僕速張於除子大叔止之使待明日及夕子産聞其未張也使速往乃無所張矣及盟子産爭承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卑而貢重者甸服也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敢以為請諸侯靖兵好以為事行理之命無月不至貢之

無藝小國有闕所以得罪也諸侯脩盟存小國也貢獻無極亡可待也存亡之制將在今矣自日中以爭至于昏晉人許之既盟子大叔咎之曰諸侯若討其可瀆乎子產曰晉政多門貳偷之不暇何暇討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為

魯定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孔丘相犂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

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為不祥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齊侯將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饗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

秕稗也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

吳徵會于衛初衛人殺吳行人且姚而懼謀於行人子羽子羽曰吳方無道無乃辱吾君不如止也子木曰吳方無道國無道必棄疾於人吳雖無道猶足以患衛往也長木之斃無不標也國狗之瘈無不噬也而況大國乎秋衛侯會吳于鄖公及衛侯宋皇瑗盟而卒辭吳盟吳人藩衛侯之舍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

既畢矣侯伯致禮地主歸餼以相辭也今吳不行禮於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子盍見大宰乃請束錦以行語及衛故大宰嚭曰寡君願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故將止之子貢曰衛君之来必謀於其衆其衆或欲或否是以緩来其欲来者子之黨也其不欲来者子之讎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讎也夫墮子者得其志矣且合諸侯而執衛君誰敢不懼墮黨崇讎而懼諸侯或者難以霸乎大宰嚭說乃舍衛侯衛侯歸效夷言子之

尚幼曰君必不免其死於夷乎執焉而又說其言從之固矣

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將會衛子行敬子言於靈公曰會同難嘖有煩言莫之治也其使祝佗從公曰善乃使子魚子魚辭曰臣展四體以率舊職猶懼不給而煩刑書若又共二徼大罪也且夫祝社稷之常隷也社稷不動祝不出境官之制也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於是乎出境若嘉好之事君行師從卿行旅

從臣無事焉公曰行也及臯鼬將長蔡於衛衛侯使祝佗私於萇弘曰聞諸道路不知信否若聞蔡將先衛信乎萇弘曰信蔡叔康叔之兄也先衛不亦可乎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為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醜以法則周公用即命于周是使之職事于

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皥之虛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綪茷旃旌大呂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於有閻之土以共王職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聃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皆啓以商政疆以周索分康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鞏姑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命以康誥而封於

夏虛啓以夏政疆以戎索三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是分也唯不尚年也管蔡啓商惎閒王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為已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若之何其使蔡先衛也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為大宰康叔為司寇聃季為司空五叔無官豈尚年哉曹文之昭也晉武之穆也曹為伯甸非

尚年也今將尚之是反先王也晉文公為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夷叔其母弟也猶先蔡其載書云王若曰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莒期藏在周府可覆視也吾子欲復文武之略而不正其德將如之何萇弘說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長衛侯於盟

吴王夫差既殺申胥不稔於歲乃起師北征闕為深溝通商魯之間北屬之沂西屬之濟以會晉公午於黃池於是越王句踐乃命范蠡任事率師沿海泝淮以絶吴

路敗王子友於姑熊夷越王句踐乃率中軍泝江以襲吳入其郛焚其姑蘇涉其大舟吳晉爭長未成邊遽乃至以越亂告吳王懼乃合大夫而謀曰越為不道背其齊盟今吾道路悠遠無會而歸與會而先晉孰利王孫雄曰夫危事不齒雄敢先對二者莫利無會而歸越聞章矣民懼而走遠無正就齊宋徐夷曰吳既敗矣將夾溝而㢋我我無生命矣會而先晉晉既執諸侯之柄以臨我將成其志以見天子吾須之不能去之不忍若越

聞俞章吾民恐畔必會而先之王乃步就王孫雄曰先之圖之將若何王孫雄曰王其無疑吾道路悠遠必無有二命焉可以濟事王孫雄進顧揖諸大夫曰危事不可以為安死事不可以為生則無為貴知矣民之惡死而欲貴富以長沒也與我同雖然彼近其國有遷我絶慮無遷彼豈能與我行此危事也哉事君勇謀於此用之今夕必挑戰以廣民心請王厲士以奮其朋勢勸之以高位重畜備刑戮以辱其不厲者令各輕其死彼將

不戰而先我我既執諸侯之柄以歲之不穫也無有誅焉而先罷之諸侯必説既而皆入其地王安挺志一日惕一日留以安步王志必設以此民也封於江淮之間乃能至於吴吴王許諾

吴王昏乃戒令秣馬食士夜中乃令服兵擐甲係馬舌出火竈陳士卒百人以為徹行百行行頭皆官帥擁鐸拱稽建肥胡奉文犀之渠十行一嬖大夫建旌提鼓挾經秉枹十旌一將軍載常建鼓挾經秉枹為萬人以為

方陳皆白常白旂素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荼王親秉鉞載白旂以中陳而立左軍亦如之皆赤常赤旟丹甲朱羽之矰望之如火右軍亦如之皆玄常玄旗黒甲烏羽之矰望之如墨為帶甲三萬以勢攻鷄鳴乃定既陳去晉軍一里昧明王乃秉枹親就鳴鼓丁寧錞于振鐸勇怯盡應三軍皆譁釦以振旅其聲動天地晉師大駭不出周軍飭壘乃令董褐請事曰兩君偃兵接好日中為期今大國越録而造於敝邑之軍壘敢請亂故吳王親

對之曰天子有命周室畀約貢獻莫入上帝鬼神而不可以告無姬姓之振也徒遽來告孤日夜相繼匍匐就君君今非王室不安平是憂億負晉衆庶不式諸戎狄楚秦將不長弟以力征一二兄弟之國孤欲守吾先君之班爵進則不敢退則不可今會日薄矣恐事之不集以為諸侯笑孤之事君在今日不得事君亦在今日為使者之無遠也孤用親聽命於藩籬之外董褐將還王稱左畸曰攝少司馬玆與王士五人坐於王前乃皆進

自剄於客前以酬客董褐既致命乃告諸趙鞅曰臣觀吳王之色類有大憂小則嬖妾嫡子死不則國有大難大則越入吳將毒不可與戰主其許之先無以待危然而不可徒許也趙鞅許諾晉乃令董褐復命曰寡君未敢觀兵身見使褐復命曰曩君之言周室既卑諸侯失禮於天子請貞於陽卜收文武之諸侯孤以下密邇於天子無所逃罪訊讓日至曰昔吳伯父不失春秋必率諸侯以顧在余一人今伯父有蠻荆之虞禮世不續用

命孫禮佐周公以見我一二兄弟之國以休君憂今君掩王東海以淫名聞於天子君有短垣而自踰之況蠻荊則何有於周室夫命圭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諸侯是以敢辭夫諸侯無二君而周無二王君若無卑天子以干其不祥而曰吳公孫敢不順從君命長弟許諾吳王許諾乃退就幕而會吳公先歃晉侯亞之吳王既會越聞愈章恐齊宋之為己害也乃命王孫雄先與勇獲帥徒師以為過賓於宋以焚其北郛焉而過之

楚子合諸侯于申椒舉言於楚子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為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霸之濟否在此會也夏啓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酆宫之朝穆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宋向戌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王曰吾用齊桓王使問禮於左師與子產左師曰小國習之大國用之敢不薦聞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產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

子男會公之禮六君子謂合左師善守先代子產善相小國王使椒舉侍於後以規過卒事不規王問其故對曰禮吾未見者有六焉又何以規

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如晉告趙孟趙孟謀於諸大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小國之大菑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弗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為盟主矣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

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攜吾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告於秦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為會於宋五月甲辰晉趙武至於宋丙午鄭良霄至六月丁未朔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為介司馬置折俎禮也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為多文辭戊申叔孫豹齊慶封陳須無衛石惡至甲寅晉荀盈從趙武至丙辰邾悼公至壬戌楚公子黑肱先至成言於晉丁卯宋向戌如陳從子木成言於楚戊辰滕成公至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

從交相見也庚午向戌復於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於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楚君若能使秦君辱於敝邑寡君敢不固請於齊壬申左師復言於子木子木使馹謁諸王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秋七月戊寅左師至是夜也趙孟及子晳盟以齊言庚辰子木至自陳陳孔奐蔡公孫歸生至曹許之大夫皆至以藩為軍晉楚各處其偏伯夙謂趙孟曰楚氛甚惡懼難趙孟曰吾左還入於宋若我何辛巳將盟於宋西門之

外楚人衷甲伯州犂曰合諸侯之師以爲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於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棄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大宰退告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棄信志將逞乎志以發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參以定之信亡何以及三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爲不信猶不可單斃其死若合諸侯之卿以爲不信必不捷矣食言者不病非子

之患也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必莫之與也安能害
我且吾因宋以守病則夫能致死雖倍楚可也子何懼
焉又不及是曰弭兵以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吾庸多
矣非所患也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曰視邾滕既而
齊人請邾宋人請滕皆不與盟叔孫曰邾滕人之私也
我列國也何故視之宋衛吾匹也乃盟故不書其族言
違命也晉楚爭先晉人曰晉固為諸侯盟主未有先晉
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

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豈專在晉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非歸其尸盟也子務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楚為晉細不亦可乎乃先楚人書先晉晉有信也壬午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為客子木與之言弗能對使叔向侍言焉子木亦不能對也乙酉宋公及諸侯之大夫盟于蒙門之外子木問於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子木歸以語王

王曰尚矣哉能歆神人宜其光輔五君以為盟主也子木又語王曰宜晉之伯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無以當之不可與爭晉荀盈遂如楚涖盟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大叔二子石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蟲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之伯有賦鶉之賁賁趙孟曰牀笫之言不踰閾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

得聞也子西賦黍苗之四章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産賦隰桑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子大叔賦野有蔓草趙孟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賦蟋蟀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孫叚賦桑扈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禄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為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為賓榮其能久乎幸而後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

謂矣文子曰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其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樂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後亡不亦可乎宋左師請賞曰請免死之邑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靜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民竝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

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削而投之左師辭邑向氏欲攻司城左師曰我將亡夫子存我德莫大焉又可攻乎君子曰彼已之子邦之司直樂喜之謂乎何以恤我我其收之向戌之謂乎

秦王使使者告趙王欲與王為好會于西河外澠

池趙王畏秦欲毋行廉頗藺相如計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遂行相如從廉頗送至境與王訣曰王行度道里會遇之禮畢還不過三十日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為王以絶秦望王許之遂與秦王會澠池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藺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為秦聲請奉盆缻秦王以相娛樂秦王

怒不許於是相如前進缻因跪請秦王秦王不肯
擊缻相如曰五步之内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
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於是
秦王不懌為一擊缻相如顧召趙御史書曰某年
月日秦王為趙王擊缻秦之羣臣曰請以趙十五
城為秦王壽藺相如亦曰請以秦之咸陽為趙王
壽秦王竟酒終不能加勝於趙趙亦盛設兵以待
秦秦不敢動

盟八則

晉人復衛侯甯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今天誘其衷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不協之故用昭乞盟于爾大神以誘天衷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

晉文公合諸侯而盟曰吾聞國之昏不由聲色必由姦

利好樂聲色者淫也貪姦者惑也夫淫惑之國不亡必殘自今以來無以美妾疑妻無以聲樂妨正無以姦情害公無以貨利示下其有之者是謂伐其根素流于華葉若此者有患無憂有寇勿弭不如言者盟示之于是君子聞之曰文公其知道乎其不王者由無佐也

諸侯伐鄭庚午季武子齊崔杼宋皇鄖從荀罃士匄門于鄟門衛北宫括曹人邾人從荀偃韓起門于師之梁滕人薛人從欒黶士魴門于北門杞人郳人從趙武魏

絳斬行栗里戍師于汜令於諸侯曰修器備盛餱糧歸老幼居疾于虎牢肆眚圍鄭鄭人恐乃行成中行獻子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然無成知武子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敝楚人吾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鋭以逆來者於我未病楚不能矣猶愈於戰暴骨以逞不可以爭大勞未艾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諸侯皆不欲戰乃許鄭成十一月巳亥同盟于戲鄭服也將盟鄭六卿公子騑公子發公子嘉公孫輒公孫蠆

公孫舍之及其大夫門子皆從鄭伯晉士莊子為載書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公子騑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禋祀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夫婦辛苦墊隘無所底告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有禮與彊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荀偃曰改載書公孫舍之曰昭大神要言焉若可改也大國亦可叛也知武子

謂獻子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哉非禮何以主盟姑盟而退脩德息師而來終必獲鄭何必今日我之不德民將棄我豈唯鄭若能休和遠人將至何待於鄭乃盟而還

諸侯伐鄭齊大子光宋向戌先至于鄭門于東門其莫晉荀罃至于西郊東侵舊許衛孫林父侵其北鄙諸侯會于北林師于向右還次于瑣圍鄭觀兵于南門西濟于濟隧鄭人懼乃行成同盟于亳范宣子曰不慎必失

諸侯諸侯道潄而無成能無貳乎乃盟載書曰凡我同盟毋薀年毋壅利毋保姦毋留慝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獎王室或閒茲命司愼司盟名山名川羣神羣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踣其國家

會於虢尋宋之盟也祁午謂趙文子曰宋之盟楚人得志於晉今令尹之不信諸侯之所聞也子弗戒懼又如宋子木之信稱於諸侯猶詐晉而駕焉況不信之尤者

乎楚重得志於晉晉之耻也子相晉國以爲盟主於今
七年矣再合諸侯三合大夫服齊狄寧東夏平秦亂城
淳于師徒不頓國家不罷民無謗讟諸侯無怨天無大
災子之力也有令名矣而終之以耻午也是懼吾子其
不可以不戒文子曰武受賜矣然宋之盟子木有禍人
之心武有仁人之心是楚所以駕於晉也今武猶是心
也楚又行僭非所害也武將信以爲本循而行之譬如
農夫是穮是蓘雖有饑饉必有豐年且吾聞之能信不

為人下吾未能也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信也能為人則者不為人下矣吾不能是難楚不為患楚令尹圍請用牲讀舊書加于牲上而已晉人許之

魯成虎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為取鄆故晉將以諸侯來討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竝徵會告于吳秋晉侯會吳子于良水道不可吳子辭乃還七月丙寅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羊舌鮒攝司馬遂合諸侯于平丘子産子大叔相鄭伯以會子産以幄幕九張行

子大叔以四十既而悔之每舍損焉及會亦如之次于衛地叔鮒求貨於衛淫芻蕘者衛人使屠伯饋叔向羹與一篋錦曰諸侯事晉未敢攜貳況衛在君之宇下而敢有異志芻蕘者異於他日敢請之叔向受羹反錦曰晉有羊舌鮒者瀆貨無厭亦將及矣為此役也子若以君命賜之其已客從之未退而禁之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晉侯使叔向告劉獻公曰抑齊人不盟若之何對曰盟以底信君苟有信諸侯不貳何患焉告之以文辭

董之以武師雖齊不許君庸多矣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啓行遲速唯君叔向告于齊曰諸侯求盟已在此矣今君弗利寡君以為請對曰諸侯討貳則有尋盟若皆用命何盟之尋叔向曰國家之敗有事而無業事則不經有業而無禮經則不序有禮而無威序則不共有威而不昭共則不明棄共百事不終所由傾覆也是故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志業於好講禮

於等示威於衆昭明於神自古以来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恒由是興晉禮主盟懼有不治奉承齊犧而布諸君求終事也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唯君圖之寡君聞命矣齊人懼對曰小國言之大國制之敢不聽從既聞命矣敬共以往遲速唯君叔向曰諸侯有間矣不可以不示衆八月辛未治兵建而不旆壬申復旆之諸侯畏之

魯昭公孫于齊臧昭伯率從者將盟載書曰戮力壹心好惡同之信罪之有無繾綣從公無通外内以公命示子家子子家子

曰如此吾不可以盟羈也不佞不能與二三子同心而以為皆有罪或欲通外內且欲云君二三子好亡而惡定焉可同也陷君於難罪孰大焉通外內而去君君將速入弗通何為而何守焉乃不與盟

魯哀公會吳于槖皐吳子使大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為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乃不尋盟

聘六則

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為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荅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為肄業及之也昔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以覺報宴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貺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

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襄仲辭玉曰君不忘

先君之好照臨魯國鎮撫其社稷重之以大器寡君敢辭玉對曰不腆敝器不足辭也主人三辭賓荅曰寡君願徼福于周公魯公以事君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以為瑞節要結好命所以藉寡君之命結二國之好是以敢致之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國無陋矣厚賄之

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韓獻子

使行人子員問之曰子以君命辱於敝邑先君之禮藉之以樂以辱吾子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敢問何禮也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於周臣聞之訪問於善為咨咨親為詢咨禮為度咨事為諏咨難為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

晉侯使隨會聘于周定王饗之殽烝原公相禮范子私

於原公曰吾聞王室之禮無毀折今此何禮也王見其語也召原公而問之原公以告王召士季曰子弗聞乎禘郊之事則有全烝王公立飫則有房烝親戚宴享則有殽烝今女非他也而叔父使士季實來脩舊德以奬王室唯是先王之宴禮欲以貽女余一人敢設飫禘焉忠非親禮而干舊職以亂前好且唯夫戎翟則有體薦夫戎翟冒沒輕儳貪而不讓其血氣不治若禽獸焉其適來班貢不俟馨香嘉味故坐諸門外而使舌人體委

與之女今我王室之一二兄弟以時相見將龢協典禮以示民訓則無亦擇其柔嘉選其馨香潔其酒醴品其豆籩修其簠簋奉其犧象出其尊彝陳其鼎俎靜其巾冪敬其祓除體解節折而共飲食之於是乎有折俎加豆酬幣宴貨以示容合好胡有孑然其效戎翟也夫王公諸侯之有飫也將以講事成章建大德昭大物也故立成禮烝而已飫以顯物宴以食好歲飫不倦時宴不宴月會旬修日完不忘服物昭庸采飾顯明文章比象周旋序順容貌有崇威儀有則五味實氣五色精心五聲昭德五義紀宜飲食可享龢

同可觀財用可嘉則順而建德古之善禮者將焉用全烝武子遂不敢對而退歸乃講聚三代之典禮於是乎修執秩以為晉法

鄭六卿餞宣子於郊宣子曰二三君子請皆賦起亦以知鄭志子齹賦野有蔓草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子產賦鄭之羔裘宣子曰起不堪也子大叔賦褰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於他人乎子大叔拜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不有是事其能終乎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蘀兮宣子喜曰鄭其庶乎二三君子以君命貺起賦不出鄭志皆昵燕好也二三君子數世之主也

可以無懼矣宣子皆獻馬焉而賦我將子産拜使五卿皆拜曰吾子靖亂敢不拜德宣子私覲於子産以玉與馬曰子命起舍夫玉是賜我玉而免吾死也敢不藉手以拜

晉范宣子來聘且拜公之辱告將用師于鄭公享之宣子賦摽有梅季武子曰誰敢哉今譬於草木寡君在君君之臭味也歡以承命何時之有武子賦角弓賓將出武子賦彤弓宣子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獻功于衡雍受彤弓于襄王以為子孫藏匄也先君守官之嗣也敢不承命君子以為知禮

宴二則

宋太宗召宰相近臣賞花後苑謂之曰春風暄和萬物暢茂四方無事朕以天下之樂為樂宜令侍從詞臣賦詩至是名輔臣三司使翰林樞院直學士尚書省四品兩省五品以上三館學士宴于後苑賞花釣魚命羣臣賦詩因習射水心殿賞花曲宴自此始

宴諸王大臣于行殿因諭臺臣曰太祖有訓美色名馬人皆玩之然方寸一有係累即能敗名喪德卿等亦常念及此乎

專對十五則

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于大宫且巷出車吉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楚人退師鄭人脩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入自皇門至于逵路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濵亦唯命其翦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若惠顧前好徼福於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於九縣君之惠也孤

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潘尫入盟子良出質

晉侯蒐于黄父遂復合諸侯于扈於是晉侯不見鄭伯以為貳於楚也鄭子家使執訊而與之書以告趙宣子曰寡君即位三年召蔡侯而與之事君九月蔡侯入于敝邑以行敝邑以侯宣多之難寡君是以不得與蔡侯偕十一月克滅侯宣多而隨蔡侯以朝于執事十二年

六月歸生佐寡君之嫡夷以請陳侯于楚而朝諸君十四年七月寡君又朝以蕆陳事十五年五月陳侯自敝邑往朝于君往年正月燭之武往朝夷也八月寡君又往朝以陳蔡之密邇於楚而不敢貳焉則敝邑之故也雖敝邑之事君何以不免在位之中一朝于襄而再見于君夷與孤之二三臣相及於絳雖我小國則蔑以過之矣今大國曰爾未逞吾志敝邑有亡無以加焉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又曰鹿死不擇音小國之

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也不德則其鹿也鋌而走險急何能擇命之罔極亦知亡矣將悉敝賦以待於鯈惟執事命之文公二年六月壬申朝于齊四年二月壬戌為齊侵蔡亦獲成於楚居大國之間而從於彊令豈其罪也大國若弗圖無所逃命晉鞏朔行成於鄭趙穿公壻池為質焉

晉侯使鞏朔獻齊捷于周王弗見使單襄公辭焉曰蠻夷戎狄不式王命淫湎毁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

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兄弟甥舅侵敗王略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所以敬親暱禁淫慝也今叔父克遂有功于齊而不使命卿鎮撫王室所使來撫余一人而鞏伯實來未有職司於王室又奸先王之禮余雖欲於鞏伯其敢廢舊典而忝叔父夫齊甥舅之國也而大師之後也寧不亦淫從其欲以怒叔父抑豈不可諫誨士莊伯不能對王使委於三吏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降於卿禮一等

晉侯使吕相絶秦曰昔逮我獻公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無禄獻公即世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于晉又不能成大勲而為韓之師亦悔于厥心用集我文公是穆之成也文公躬擐甲冑跋履山川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則亦既報舊德矣鄭人怒君之疆埸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秦大夫不詢于我寡君擅及鄭盟諸侯疾之將致命于秦文

公恐懼綏靖諸侯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于西也無禄文公即世穆為不弔蔑死我君寡我襄公迭我殽地奸絶我好伐我保城殄滅我費滑散離我兄弟撓亂我同盟傾覆我國家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勲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殽之師猶願赦罪于穆公穆公弗聽而即楚謀我天誘其衷成王隕命穆公是以不克逞志于我穆襄即世康靈即位康公我之自出又欲闕翦我公室傾覆我社稷帥我蝥賊以来蕩揺我邊疆我是以有

令狐之役康猶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翦
我羈馬我是以有河曲之戰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絶
我好也及君之嗣也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曰庶撫我乎
君亦不惠稱盟利吾有狄難入我河縣焚我箕郜芟夷
我農功虔劉我邊垂我是以有輔氏之聚君亦悔禍之
延而欲徼福于先君獻穆使伯車來命我景公曰吾與
女同好棄惡復脩舊德以追念前勲言誓未就景公即
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君又不祥背棄盟誓白狄

及君同州君之仇讎而我之昏姻也君來賜命曰吾與女
伐狄寡君不敢顧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于吏君有二
心於狄曰晉將伐女狄應且憎是用告我楚人惡君之
二三其德也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于
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曰余雖與晉出入余
唯利是視不穀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懲不壹諸侯
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暱就寡人寡人帥以聽命
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矜哀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

之願也其承寧諸侯以退豈敢徼亂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實圖利之秦桓公既與晉厲公為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諸侯是以睦於晉

魯襄公使厚成叔弔于衛曰寡君使瘠聞君不撫社稷而越在他竟若之何不弔以同盟之故使瘠敢私於執事曰有君不弔有臣不敏君不赦宥臣亦不帥職增淫發洩其若之何衛人使大叔儀對曰羣臣不佞得罪於

寡君寡君不以即刑而悼棄之以為君憂君不忘先君

之好辱弔羣臣又重恤之敢拜君命之辱重拜大貺厚

孫歸復命語臧武仲曰衛君其必歸乎有大叔儀以守

有母弟鱄以出或撫其内或營其外能無歸乎

欒盈過於周周西鄙掠之辭於行人曰天子陪臣盈得

罪於王之守臣將逃罪罪重於郊甸無所伏竄敢布其

死昔陪臣書能輸力於王室王施惠焉其子黶不能保

任其父之勞大君若不棄書之力亡臣猶有所逃若棄

書之力而思黶之罪臣戮餘也將歸死於尉氏不敢還矣敢布四體唯大君命焉王曰尤而效之其又甚焉使司徒禁掠欒氏者歸所取焉使候出諸轘轅

鄭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善斷事子大叔善決而文公孫揮知四國之為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變而立至又善為詞令裨諶善謀於野則獲於邑則否有事乃載裨諶與之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斷之使公孫揮為之辭令成乃授子太叔行之以應對賓客

是以鮮有敗事

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娶於公孫段氏伍舉為介將入館鄭人惡之使行人子羽與之言乃館於外既聘將以衆逆子產患之使子羽辭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從者請墠聽命令尹命太宰伯州犂對曰君辱貺寡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撫有而室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若野賜之是委君貺於草莽也是寡大夫不得列於諸卿也不寧唯是又使圍蒙其先君將不得為寡君老

其蔑以復矣唯大夫圖之子羽曰小國無罪恃實其罪將恃大國之安靖已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小國失恃而懲諸侯使莫不憾者距違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懼不然敝邑館人之屬也其敢愛豐氏之祧伍舉知其有備也請垂櫜而入許之正月乙未入逆而出

鄭罕虎如晉賀夫人且告曰楚人日徵敝邑以不朝立王之故敝邑之往則畏執事其謂寡君而固有外心其不往則宋之盟云進退罪也寡君使虎布之宣子使叔

向對曰君若辱有寡君在楚何害脩宋盟也君苟思盟寡君乃知免於戾矣君若不有寡君雖朝夕辱於敝邑寡君猜焉君實有心何辱命焉君其往也苟有寡君在楚猶在晉也張趯使謂大叔曰自子之歸也小人糞除先人之敝廬曰子其將來今子皮實來小人失望大叔曰吉賤不獲來畏大國尊夫人也且孟曰而將無事吉庶幾焉

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大宰薳啓彊曰臣能

得魯侯蘧啓彊來召公辭曰昔先君成公命我先大夫嬰齊曰吾不忘先君之好將使衡父照臨楚國鎭撫其社稷以輯寧爾民嬰齊受命于蜀奉承以來弗敢失隕而致諸宗祧曰我先君共王引領北望日月以冀傳序相授於今四王矣嘉惠未至唯襄公之辱臨我喪孤與其二三臣悼心失圖社稷之不皇況能懷思君德今君若步玉趾辱見寡君寵靈楚國以信蜀之役致君之嘉惠是寡君既受貺矣何蜀之敢望其先君鬼神實嘉賴

之豈唯寡君君若不來使臣請問行期寡君將承質幣而見于蜀以請先君之貺公將往夢襄公梓慎曰君不果行襄公之適楚也夢周公祖而行今襄公實祖君其不行子服惠伯曰行先君未嘗適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適楚矣而祖以道君不行何之

邾人莒人愬于晉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我之不共魯故之以晉侯不見公使叔向來辭曰諸侯將以甲戌盟寡君知不得事君矣請君無勤子服惠伯對曰君信蠻

夷之詐以絶兄弟之國棄周公之後亦唯君寡君聞命矣

周敬王起師于滑辛丑在郊遂次于尸十一月辛酉晉師克鞏召伯盈逐王子朝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宫嚚奉周之典籍以奔楚隂忌奔莒以叛召伯逆王于尸及劉子單子盟遂軍圉澤次于隄上癸酉王入于成周甲戌盟于襄宫晉師使成公般戍周而還

十二月癸未王入于莊宫王子朝使告于諸侯曰昔武

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竝建母弟以蕃屏周亦曰吾無專享文武之功且為後人之迷敗傾覆而溺入于難則振救之至于夷王王愆于厥身諸侯莫不竝走其望以祈王身至于厲王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居王于彘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至于幽王天不弔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攜王奸命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遷郟鄏則是兄弟之能用力于王室也至于惠王天不靖周生頹禍心施于叔帶惠襄辟難越去王

都則有晉鄭咸黜不端以綏定王家則是兄弟之能率
先王之命也在定王六年秦人降妖曰周其有頿王亦
克能脩其職諸侯服享二世共職王室其有閒王位諸
侯不圖而受其亂災至于靈王生而有頿王甚神聖無
惡於諸侯靈王景王克終其世今王室亂單旗劉狄剝
亂天下壹行不若謂先王何常之有唯余心所命其誰
敢討之帥羣不弔之人以行亂于王室侵欲無厭規求
無度貫瀆鬼神慢棄刑法倍奸齊盟傲很威儀矯誣先

王晉為不道是攝是贊思肆其罔極茲不穀震盪播越竄在荊蠻未有攸底若我一二兄弟甥舅奬順天法無助狡猾以從先王之命毋速天罰赦圖不穀則所願也敢盡布其腹心及先王之經而諸侯實深圖之昔先王之命曰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穆后及大子壽早夭即世單劉贊私立少以閒先王亦唯伯仲叔季圖之閔馬父聞子朝之辭曰文辭以行禮也子朝干景之命遠晉之大

以專其志無禮甚矣文辭何為

平丘之會晉昭公使叔向辭昭公弗與盟子服惠伯曰晉信蠻夷而棄兄弟其執政貳也貳必失諸侯豈唯魯然夫失其政者必毒于人魯懼及焉不可以不恭必使上卿從之季平子曰然則意如乎若我往晉必患我誰為之貳子服惠伯曰椒既言之矣敢逃難乎椒請從晉人執平子子服惠伯見韓宣子曰夫盟信之要也晉為盟主是主信也若盟而棄魯侯信抑闕矣昔欒氏之亂

齊人閒晉之禍伐取朝歌我先君襄公不敢寧處使叔孫豹悉帥弊賦踦跂畢行無有處人以從軍吏次於雝俞與邯鄲勝擊齊之左掎止晏萊焉齊師退而後敢還非以求遠也以魯之密邇於齊而又小國也齊朝駕則夕極於魯國不敢憚其患而與晉共其憂亦曰庶幾有益於魯國乎今信蠻夷而棄之夫諸侯之勉於君者將安勸矣若棄魯而苟固諸侯羣臣敢憚戮乎諸侯之事晉者魯為勉矣若以蠻夷之故棄之其無乃得蠻夷而

失諸侯之信乎子計其利者小國共命宣子說乃歸平子

吳王夫差起師伐越越王句踐起師逆之江大夫種乃獻謀曰夫吳之與越唯天所授王其無庸戰夫申胥華登簡服吳國之士於甲兵而未嘗有所挫也夫一人善射百夫決拾勝未可成夫謀必素見成事焉而後履之不可以授命王不如設戎約辭行成以喜其民以廣侈吳王之心吾以卜之於天天若棄吳必許吾成而不吾

足也將必寛然有伯諸侯之心焉既罷弊其民而天奪之食安受其燼乃無有命矣越王許諾乃命諸稽郢行成於吳曰寡君句踐使下臣郢不敢顯然布幣行禮敢私告於下執事曰昔者越國見禍得罪於天王天王親趨玉趾以心孤句踐而又宥赦之君王之於越也緊起死人而肉白骨也孤不敢忘天災其敢忘君王之大賜乎今句踐申禍無良草鄙之人敢忘天王之大德而思邊垂之小怨以重得罪於下執事句踐用帥二三之老

親委重罪頓顙於邊今君王不察盛怒屬兵將殘伐越國越國固貢獻之邑也君王不以鞭箠使之而辱軍士使寇令焉句踐請盟一介嫡女執箕箒以晐姓於王宫一介嫡男奉槃匜以隨諸御春秋貢獻不解於王府大王豈辱裁之亦征諸侯之禮也夫諺曰狐埋之而狐搰之是以無成功今天王既封殖越國以明聞於天下而又刈亡之是天王之無成勞也雖四方之諸侯則何實以事吳敢使下臣盡辭唯天王秉利度義焉

吳王夫差既退于黄池乃使王孫苟告勞于周曰昔者楚人為不道不承共王事以遠我一二兄弟之國吾先君闔廬不貫不忍被甲帶劍挺鈹搢鐸以與楚昭王毒逐於中原柏舉天舍其衷楚師敗績王去其國遂至于郢王總其百執事以奉其社稷之祭其父子昆弟不相能夫槩王作亂是以復歸于吳今齊侯任不鑒于楚又不承共王命以遠我一二兄弟之國夫差不貫不忍被甲帶劍挺鈹

搢鐸遵汶伐博蔿笠相望於艾陵天含其衷齊師還夫差豈敢自多文武實含其衷歸不稔於歲余沿江泝淮闕溝深水出於商魯之間以徹於兄弟之國夫差克有成事敢使苟告於下執事周王答曰苟伯父命女來明紹享余一人若余嘉之昔周室逢天之降禍遭民之不祥余心豈忘憂卹不唯下土之不康靖令伯父曰戮力同德伯父若能然余一人兼受而介福伯父多歷年以没元身伯父秉德已侈大哉

辭命十二則

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

不復君其問諸水濵師進次于陘夏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齊侯曰豈不穀是為先君之好是繼與伯穀同好如何對曰君恵徼福於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雖衆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

晉陰飴甥會秦伯盟于王城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

和小人耻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圉也曰必報讎寧事戎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慼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為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覇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為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

齊孝公伐我北鄙僖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于展禽齊侯未入竟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敝邑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縣罄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大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大師職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敝

邑用不敢保聚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

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輿擊馬陘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甗玉磬與地不可則聽客之所為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為質而使齊之封内盡東其畝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為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

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為盟主其晉實有闕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詩曰布政優優百禄是遒子實不優而棄百禄諸侯何害焉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之

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畏君之震師徒橈敗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况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

晉人徵朝于鄭鄭人使少正公孫僑對曰在晉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於是即位即位八月而我先大夫子駟從寡君以朝于執事執事不禮於寡君寡君懼因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于楚晉是以有戲之役楚人猶競而

申禮於敝邑敝邑欲從執事而懼為大尤曰晉其謂我不共有禮是以不敢携貳於楚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蟜又從寡君以觀釁於楚晉於是乎有蕭魚之役謂我敝邑邇在晉國譬諸草木吾臭味也而何敢差池楚亦不競寡君盡其土實重之以宗器以受齊盟遂帥羣臣隨于執事以會歲終貳於楚者子侯石盂歸而討之溴梁之明年子蟜老矣公孫夏從寡君以朝于君見於甞酎與執燔焉閒二年聞君將靖東夏四月又朝以聽事

期不朝之閒無歳不聘無役不從以大國政令之無常
國家罷病不虞薦至無日不惕豈敢忘職大國若安定
之其朝夕在庭何辱命焉若不恤其患而以為口實其
無乃不堪任命而翦為仇讎敝邑是懼其敢忘君命委
諸執事執事實重圖之

印堇父與皇頡戍城麇楚人囚之以獻於秦鄭人取貨
於印氏以請之子大叔為令正以為請子產曰不獲受
楚之功而取貨於鄭不可謂國秦不其然若曰拜君之

勤鄭國微君之惠楚師其猶在敝邑之城下其可弗從
遂行秦人不予更幣從子産而後獲之
鄭子産獻捷于晉戎服將事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
閼父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
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
備三恪則我周之自出至于今是賴桓公之亂蔡人欲
立其出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蔡人殺之我又與
蔡人奉戴厲公至於莊宣皆我之自立夏氏之亂成公

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大
惠棄我姻親介恃楚衆以馮陵我敝邑不可億逞我是
以有往年之告未獲成命則有我東門之役當陳隧者
井堙木刊敝邑大懼不競而恥大姬天誘其衷啓敝邑
心陳知其罪授手于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
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且昔天子之地一圻
列國一同自是以衰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
至焉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為平桓卿士

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復舊職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士莊伯不能詰復於趙文子文子曰其辭順犯順不祥乃受之冬十月子展相鄭伯如晉拜陳之功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晉為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為功慎辭哉

魯襄公薨之月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壊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

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脩寇盜充斥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高其閈閎厚其牆垣以無憂客使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敝邑之為盟主繕完葺牆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共命寡君使匄請命對曰以敝邑褊小介於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逢執事之不間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

其暴露之則恐燥濕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為盟主也宮室卑庳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廐繕修司空以時平易道路圬人以時塓館宮室諸侯賓至甸設庭燎僕人廵宮車馬有所賓從有代巾車脂轄隷人牧圉各瞻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公不留賓而亦無廢事憂樂同之事則廵之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無寧菑患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濕今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於隷人門不

容車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夭厲不戒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壊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若獲薦幣脩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趙文子曰信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贏諸侯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頼之若之何其釋辭也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

辭之繹矣民之莫矣其知之矣

晉頃公卒秋八月葬鄭游吉弔且送葬魏獻子使士景伯詰之曰悼公之喪子西弔子蟜送葬今吾子無貳何故對曰諸侯所以歸晉君禮也禮也者小事大大字小小之謂事大在共其時命字小在恤其所無以敝邑居大國之間共其職貢與其備禦不虞之患豈忘共命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唯嘉好聘享三軍之事於是乎使卿晉之喪事敝邑之間先君有所助執紼矣

若其不閒雖士大夫有所不獲數矣大國之惠亦慶其加而不討其乏明底其情取備而已以為禮也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今大夫曰女盍從舊舊有豐有省不知所從從其豐則寡君幼弱是以不共從其省則吉在此矣唯大夫圖之晉人不能詰

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櫟麻之役吳子使其弟蹶由犒師楚人執之將以釁鼓王使問焉曰女卜來吉

乎對曰吉寡君聞君將治兵於敝邑卜之以守龜曰余亟使人犒師請行以觀王怒之疾徐而為之備尚克知之龜兆告吉曰克可知也君若驩焉好逆使臣兹敝邑休怠而忘其死亡無日矣今君奮焉震電馮怒虐執使臣將以釁鼓則吳知所備矣敝邑雖羸若早脩完其可以息師難易有備可謂吉矣且吳社稷是卜豈為一人使臣獲釁軍鼓而敝邑知備以禦不虞其為吉孰大焉國之守龜其何事不卜一臧一否其誰能常之城濮之

兆其報在郯今此行也其庸有報志乃弗殺

鄭駟偃卒子游娶於晉大夫生絲弱其父兄立子瑕子

産憎其為人也且以為不順弗許亦弗止駟氏聳他日

絲以告其舅冬晉人使以幣如鄭問駟乞之立故駟氏

懼駟乞欲逃子産弗遣請龜以卜亦弗予大夫謀對子

産不待而對客曰鄭國不天寡君之二三臣札瘥夭昏

今又喪我先大夫偃其子幼弱其一二父兄懼隊宗主

私族於謀而立長親寡君與其二三老曰抑天實剥亂

是吾何知焉諺曰無過亂門民有兵亂猶憚過之而况敢知天之所亂今大夫將問其故抑寡君實不敢知其誰實知之平丘之會君尋舊盟曰無或失職若寡君之二三臣其即世者晉大夫而專制其位是晉之縣鄙也何國之為辭客幣而報其使晉人舍之

魯哀公會吳于鄫吳來徵百牢子服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魯不可以後宋且魯牢晉大夫過十吳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范鞅貪而棄禮

以大國懼敝邑故敝邑十一牢之君若以禮命於諸侯則有數矣若亦棄禮則有淫者矣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為天之大數也今棄周禮而曰必百牢亦唯執事吳人弗聽景伯曰吳將亡矣棄天而背本不與必棄疾於我乃與之大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大宰嚭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為禮畏大國也大國不以禮命於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豈敢棄其國大伯端委以

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髪文身臝以為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

秦楚轂兵秦王使人使楚楚王使人戲之曰子來亦卜之乎對曰然卜之謂何對曰吉楚人曰噫甚矣子之國無良龜也王方殺子以釁鐘其吉如何使者曰秦楚轂兵吾王使我先窺我死而不還則吾王知警戒整齊兵以備楚是吾所謂吉也且使死者而無知也又何釁於鐘死者而有知也吾豈錯秦相楚哉我將使楚之鐘鼓

無聲鍾鼓無聲則將無以整齊其士卒而理君軍夫殺人之使絶人之謀非古之通議也子大夫試孰計之使者以報楚王楚王赦之此之謂造命

經濟類編卷四十二